

莫斯卡托夫、巴拉諾夫著



# 苏联工人階級的 光荣道路



工 人 出 版 社

# 苏联工人階級的 光荣道路

莫斯科托夫、巴拉諾夫著  
王 青 譯

工 人 出 版 社

## 內容提要

苏联工人階級在革命鬥爭中經過千錘百鍊，有著光榮的歷史。它領導全體人民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建立了工農社會主義國家，建成了社會主義，並正在勝利地建設着共產主義社會。本書所敘述的，就是蘇聯工人階級在共產黨領導下所經歷的光榮道路。書中引用許多生動的史實和故事，從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與俄國工人階級的形成談起，介紹蘇聯工人階級在與沙皇制度搏鬥、實行社會主義革命、保衛蘇維埃政權、恢復和改造國民經濟、實現國家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進行偉大衛國戰爭、再一次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進行共產主義建設中的偉大作用。

П. МОСКАТОВ, И. БАРАНОВ  
СЛАВНЫЙ ПУТЬ РАБОЧЕГО  
КЛАССА НАШЕЙ РОДИНЫ  
ГОСПОЛИТИЗДАТ—1953

## 苏联工人階級的光榮道路

〔苏联〕莫斯科托夫 著  
巴拉諾夫 譯

王青譯

\*

工人出版社出版（北京西城布胡同三十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字第〇〇九号

工人日報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呂書：1550 開本：850×1168 1/32

字數：246,000字 印張：10 15/16 印數：1—3,500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定價（6）一元零四分

定價 一元零四分

## 目 錄

前 言.....	1
一 从遥远的过去說起.....	4
二 俄國工人階級為推翻沙皇制度而鬥爭.....	34
三 俄國工人階級為爭取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勝利而鬥爭.....	62
四 工人階級爭取鞏固蘇維埃政權的歷史性鬥爭.....	80
五 工人階級為恢復國民經濟而鬥爭.....	102
六 工人階級為蘇聯社会主义勝利而鬥爭.....	123
七 蘇聯工人階級在偉大衛國戰爭中的勞動功勳.....	160
八 蘇聯工人階級在偉大衛國戰爭 各个戰線上的丰功偉績.....	197
九 工人階級為恢復和發展蘇聯國民經濟而鬥爭.....	236
十 蘇聯工人階級滿懷信心地 沿着共產主義的道路前進.....	262
十一 蘇聯工人階級是爭取和平、 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先鋒隊.....	286

## 前　　言

英勇的苏联工人階級的隊伍，達數千萬人。①

在全世界勞動大軍中，苏联工人階級是一支最强大，最有戰鬥力，組織性、紀律性、自覺性最強，在革命鬥爭中經過千錘百鍊的部隊。

我國工人階級是勝利者的階級，是領導者的階級，它創造了新世界，開闢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新紀元。

正是它，在共產黨領導下，破天荒第一次徹底地、無可挽回地將沙皇寶座和專制政體推入了歷史的垃圾坑，从資本家和地主手中把政權奪了過來，同時依靠勞動農民、和勞動農民結成聯盟，把我國全部政權掌握在自己手裏。

正是它，正是我們偉大祖國的英勇的工人階級，和農民結成聯盟，領導全体人民，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建立了自由的工農社會主義國家，建成了社會主義，並正在勝利地建設着共產主義社會。

正是我國工人階級給人類獻出了列寧和斯大林，他們是馬克思-恩格斯事業的天才繼承者，是科學的馬克思主義大師。

在偉大列寧的英明領導下，我國工人階級建立了世界上最

---

① 苏聯國民經濟中的工人和職員人數：一九二八年底為一千零八十八人，一九三二年底為二千二百八十八人，一九三七年為二千七百萬人，一九四〇年年底為三千一百五十萬人，一九五三年年底為四千四百八十八人，一九五四年年底為四千七百萬人。——譯者註。

先進、最革命、最強大的，一切勞動者的政黨——蘇聯共產黨；現在全體進步人類都在傾聽蘇聯共產黨的聲音。

我國英勇的工人階級在爭取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爭取創立勞動者的國家、爭取建成社會主義的火熱的革命戰鬥中，給各國工人指出了與資本主義、壓迫、無權和貧困作鬥爭的道路與方法。

其他許多國家的人民，也正在沿着以工人階級為首的蘇聯人民業已勝利走過的光榮道路前進；這些國家是中國、波蘭、羅馬尼亞、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亞、阿尔巴尼亞、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蒙古人民共和國。

注視着我國工人階級、並向我國工人階級學習戰鬥的，還有資本主義各國人民，首先是資本主義各國的工人階級；這些國家的工人階級在資本的重壓下日益陷入水深火熱的境地。

在西歐的一些最重要的國家——英國、法國、意大利等國，資本主義的出現、成長和發展遠比在落後的、農業的沙皇俄國為早。因此，那裏工人階級的出現、成長和形成，也就較早。

在俄國，工人階級的出現和開始成長、開始形成是比較遲的；當時俄國被稱為“落後的俄羅斯”，歐洲的資產階級和“有教養的民主主義者”曾經怎樣鄙視它啊！

但是，儘管俄國工人階級出現在政治舞台上要比歐洲各先進國家的資產階級遲得多，儘管它是出現在一個當時被稱為“各族人民的監獄”與“歐洲憲兵”的反動、專制的俄羅斯帝國，它立即顯示了高度的戰鬥精神，顯示了革命的、不可調和的原則性和鬥爭意志。

俄國工人階級記得馬克思主義奠基者們早就說過的話：“工人階級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事業”，於是與資產階級進行決死戰鬥；這個戰鬥不是為了爭得一些個別的施捨和讓步，而是要將沙皇制度與資本主義永遠葬入墳墓。

我們祖國工人階級的英雄道路是艱難的，但也是光榮的。與

沙皇制度、資本家、地主的搏鬥，偉大的十月革命，蘇維埃國家的建立，內戰，國民經濟的恢復與改造，國家的工業化，農業的集體化，社會主義社會在我國的建成，偉大的衛國戰爭與國民經濟的再恢復和發展，共產主義建設的展開——在我們祖國所經過的所有這些最偉大的階段，在共產黨領導下的我國工人階級，始終是蘇聯人民的決定性的力量。蘇聯工人階級由於自己給全世界勞動者創建了功勳，業已得到不可磨滅的光榮。

本書作者的任務，就是要談談所有這些事實；要告訴蘇聯讀者，特別是青年工人們，蘇聯工人階級在我國生活中起了怎樣偉大的作用；要把蘇聯工人階級的過去，把它的生活與英勇鬥爭的一些最重要的階段介紹給讀者們。本書作者不打算講解蘇聯工人階級的整個歷史，只限於把它的歷史輪廓描畫出來。



## 一 从遙遠的過去說起

**在手藝匠和手工業者的作坊裏** 我國工人階級的歷史由來已久。與它的產生和發展不可分割地聯繫在一起的，首先是原始手工業的產生和發展，其次是農奴制手工工場的產生和發展，再次是我國大工業的發展。只是在俄國農奴制度崩潰之後，與資本主義和資本主義制度的發展同時，它才作為一個獨立的、有組織的社會階級形成起來。

和其他國家一樣，在俄國，手工業是任何種製品和商品生產的最初形式。它在長期間內是極為薄弱、極為幼稚的俄國工業的唯一形態。手藝匠和手工業者同時是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和商品的直接生產者，既是僱主，又是工人。

手藝匠和手工業者的勞動是十分繁重的。作坊很簡陋，設備很差。一切工作都是用手來做的。沒有機器。水力和風力是動力的唯一形態，可是連它們也很少加以運用。

手工業者們居住在城市郊區的各个村落裏。在那兒，在那些彎弯曲曲的、狹窄的胡同裏，他們在小木房裏棲息，又髒又擠。

他們被称为“黑人”。沒有當局的許可，他們不能夠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去。他們賺得的錢是這樣少，以至於他們之中絕大多數都是處於半飢餓狀態。市長和商人掠奪他們，一切有錢有勢的人都虐待他們。

隨着我國對內貿易和對外貿易的發展，手工業者的製品的銷路逐漸轉到商人那裏，商人在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充當中介人的角色。過了一些時候，商人就把手工業者的全部產品的銷路完全掌握到自己手中，實行壟斷，同時使手工業者完全依賴自己。商人殘酷地剝削、掠奪手工業者：隨便給一點錢就把手工業者的製品買下來，賣出去的價錢却非常高。商人就這樣攫取了巨額的利潤。

手工業者們彼此之間經常在銷路上競爭：每個人都希望自己的製品銷得多些、賣的價錢好些。在這個競爭中，弱者不能堅持，破產了，就去給強者當徒弟。他們在自己這方面也彼此競爭：強者使弱者陷於破產，迫使弱者成為自己的僱傭工人。僱主和工人出現了，剝削者和被剝削者出現了。有僱傭勞動力的手工業作坊出現了。為了和自己的敵人更順利地進行鬥爭，同類的企業有時就聯合起來。有時候還建立了在當時的確是巨大的手工業聯合，它們也彼此競爭，爭奪顧客，爭奪銷售市場。

於是工業產生了，僱傭工人的數量增長了。

除了手工業者的作坊以外，在我國還曾在農奴制的手工工場裏有更大的工業企業，其基礎是在生產同一商品的條件下實行作坊內部的勞動分工。這種企業叫做手工工場。

舉例來說，在製造別針的手工工場中，別針的製造過程共分為二十個作業，每一個作業由單個的工人獨自完成：一個人拉金屬絲，第二個人把它弄勻稱，第三個人切斷，第四個人磨尖，等等。這樣一來，工人的勞動生產率就大大地提高了。

俄國第一個手工工場企業是靠近土拉的一個製鐵工場，這

個製鐵工場是在三百多年前建立的，它給後來的土拉製鐵工廠和兵工廠奠定了基礎。

後來，在冶金、紡織、造紙、製硝酸鹽、製革和其他工業部門中，也建立了這樣的企業。手工工場常常是地主利用農奴的無償勞動建立起來的。

在地主的農奴制度的條件下，俄國工業發展得十分遲緩。在六十年間，即從一六三〇年到一六九〇年，俄國只建成了二十多個不大的冶金工場和冶金工廠，它們製出的產品很少。農奴制工人的勞動生產率是非常低的。

由於勞動分工，手工工場生產的效率才得以大大提高。它開始迅速排擠手工業生產。手藝匠和手工業者經不住同手工工場的競爭，逐漸破產，於是上手工工場去找工作做。這樣，手工業者就喪失了生產資料，變成了僱傭勞動力，變成了無產階級。

那時候農奴制農民的生活也是同樣艱難的。地主在自己的領地上採取最殘酷、最兇惡的剝削方式。農奴們累死累活地為主人工作。他們沒工夫做自己的活。獻收和飢荒在那時候是經常的現象。地主把農民賣給工廠，充当新兵，換幾頭狗；地主折磨他們，打他們，戲弄他們，嘲笑他們。

某些農民為了尋找“自由的”生活，逃到了城市，逃到了製造廠和工場，逃到了當時的簡陋的、小型的工廠。

在手工工場生產中，還出現了來自城市居民最貧苦階層的自由的“工人”。

因此，過去的手工業者、農奴制農民以及城市貧民，就構成了工業手工工場和當時出現的頭一批工廠中的基幹工人。

沙皇政府由於需要大量的武器，創辦了一些官辦的工廠和手工工場。在烏拉爾，由於發現了大量的礦藏，一些官辦的和私人的冶金工廠建立起來了。在那裏使用的是亡命的分离派教徒、受騙的農民和各種流浪者的廉價勞動。在烏拉爾，工人們遭受最殘酷的剝削。

尽管工業有某些發展，沙皇俄國仍然是一個農奴制的農業國家。

一七二五年時，俄國在紡織工業方面總共才有十個製呢工場和製呢工廠；蔬織——十個，絲織——七个。在所有手工工場中工作的，大都是農奴制農民。這是一些落後的、生產效率不高的農奴制性質的企業。

同歐洲其他國家進行的貿易的發展，把農奴制俄國拖進了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加快了國內封建農奴制關係趨於衰落和腐朽的过程，同時促進了俄國工業的增長。

紡織業，尤其是棉織業的生產，增長得特別快：一八〇四年時，俄國已經有一百五十五個製呢工場，而在一八一五至一八二五年的十年中間，這些企業的數目增加到三百二十四個。在一八〇四至一八二〇年期間，在紡織業中工作的工人的數目從八千人增加到三萬六千人。

**最初的工作** 在城市中，人口激增，貿易迅速擴展。對商品的需求越來越多了。

西歐工業中出現了蒸汽機，出現了其他更完善的技術。這就引起了工業的集中、企業的合併、帶有落後手工勞動的工場生產的消亡。

這一切，或遲或早，都不能不影響到俄國工業的狀況。

在第十九世紀上半葉，俄國的手工工場已為更大的企業——有機器設備的製造廠和工廠所代替。在這些企業中，使用僱傭工人越來越多。工廠的數目增多了，工人的數目一年比一年增加。

在一八一五至一八六一年的四十六年間，俄國工業企業的數目從四千一百八十九個增加到一萬四千一百四十八個，而工人的數目則從十七萬三千八百八十二人增加到五十二萬二千五百人。

在這些年中，俄國還建造了最初的一些鐵路。一八三七年

建成了彼得堡和沙皇村之間的鐵路，而在一八五一年則建成了自彼得堡至莫斯科這一條當時世界上最長的鐵路。建造鐵路和為鐵路服務，需要大量的工人。

工業企業的增加，以及鐵路的建造，迫切地要求擴大工人的數量。但是當時存在的農奴制度妨礙着工人階級的成長並從而阻碍着我國工業的發展。那時候工人階級數量的增加主要是依靠農民，而農民却是地主的私人財產。

**工人的苦役勞動**                    當時工人的生活是難以忍受地艰苦，他們過的生活和農奴、囚犯的生活沒有什麼差別。

工廠主是不把工人當人的。

工人一天要工作十四到十六小時，沒有停歇，沒有休息。勞動條件是這樣惡劣，正如看到這種情形的人所說的，就是馬匹也經不起這樣的苦役。

工作累死人，所得報酬却少得可憐，工人的工資勉強够維持他和他的家庭不至於餓死。完全沒有勞動保護。工人由於過重的勞動而損壞了身體，得到了殘疾，終身成了殘廢者，可是却得不到任何補助。工人沒有任何權利。他們只有做苦工、挨餓、死亡的權利。

對工人們施行了一種不可忍受的苦役制度。這特別是在工場生產時期和最初的工廠出現的時候。如果工人想逃走或隨便犯了什麼其他的“過失”，工廠主就用燒紅的鐵塊把他烙印，加以拷打，當眾拷問他來威嚇其他工人，把他鎖在鐵砧或鑄爐上。倔強的則鞭打至死。工人休想逃到什麼地方去，帶着套索的哥薩克騎兵守衛着所有的道路。那些試圖造反的人，就被拋入荒涼的礦坑，或是被投入水池中淹死。

在烏拉爾各官辦工廠中，工人們上班、下班、睡覺、起身、吃飯，都是聽鼓聲；他們是在警衛隊士兵鞭笞押解的情況下去上工的。

烏拉爾各私營工廠中工人的狀況還要壞些，在這些工廠裏，

对工人的肉体虐待是作为提高勞動生產率和增加工廠主利潤的手段而施行的。

類似的对待工人的态度，常常是工人們舉行大騷動和譯變的起因。

甚至於曾在烏拉爾各廠中根据受虐待的工人的申訴而举行審訊的沙皇官員也被迫承認：在一个工廠中，“鑄鐵工作極為緊張，这不是由於安設新机器所致，而是由於工作的不相称的加強，由於殘酷和暴虐”；各工廠中“設有為驟然死亡，即被卓托夫及其帮手折磨致死的人準備的墓地”。

卓托夫常常把人打死，他常常帶着裝了子彈的手槍到工廠中來，对違抗他的命令的人開槍。

工廠主德米多夫把亡命的人接受到自己的烏拉爾各廠中來。他得知沙皇檢查員要到这些廠中來，为了不因接受逃亡農民而受累，就下命令把这些亡命農民趕到地下室，同時往這裏放水。所有的人都淹死了。

不自由的工人的生活就是这样的。另外的一个沙皇官員，他曾為了鎮压工人的騷動而來到伏尔加-頓鐵路的建築工地，他寫道，隨着逃亡者人數的增加，对不幸的工人的刑訊也加強了。哥薩克的鞭子、拳头、笞条不知疲倦地工作着。从跪着的工人羣中把那个挨上的人連鬍鬚帶头髮拖出來，摔到板凳旁边。然後就是七十五下、一百下、一百五十下以至更多的鞭打。一直打到鞭子都斷了。於是再从附近的灌木林中去割樹枝，或者是去割一些粗長齒草來。

喀山織呢廠的工人向沙皇申訴道：“悲慘的命运和我們所受的殘忍的待遇，逼使我們过着暗無天日的生活。布雷茲加洛夫無緣無故就被殘酷地打死了。柯列林被拷打後三天也死去了……此外，我們这些做工的人还因为曾經是農奴而被充軍，無辜地离鄉背井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像这样的不幸的人是很多的，他們在工廠裏都是最好的工人，他們所以被流放，並不是因为做了什麼

壞事，只是因为他深知那些先於自己來到工廠的人的情況，這些人是出於善良意志而來到工廠的。而准尉奧索金不給簽字，要大家給他這個地主做終身的奴隸。”

工人們住在煙霧騰騰、又暗又冷的窖洞和茅屋裏，睡在半腐臭的稻草堆上。疾病的蔓延奪去了成千上萬人的生命。患病的人得不到半點的帮助。

農奴制的專橫和工人的無權地位，把工廠變成了監獄，外面的視線是進不去的，這裏除了兇暴的工廠主之外，並沒有別的主人、立法者和法官。

俄國新的社會階級——無產階級就是在這樣的苦痛中形成、成長和成熟起來的。偉大的歷史任務，即把俄國各族人民從沙皇制度和資本主義奴隸制下解放出來，並給其他各國人民指出一條走向新的、自由的幸福生活的道路的歷史任務，落到了俄國無產階級身上。

和發展了的資本主義同時，無產階級作為一個社會階級出現到政治舞台上來了。在我國，無產階級作為一個獨立的、很好地組織起來了的社會階級而形成起來，是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是在農奴制度崩潰、資本主義在俄國開始迅速發展之後。一八六一年農奴制的廢除，促進了我國生產力的迅速提高，有力地推進了我國工業的發展。在一八六五年至一八九〇年的二十五年中，僅是一些大工廠和鐵路中的工人的數量，就從七十萬零六千人增加到一百四十三萬三千人，即增加了一倍多。

在俄國，一些冶金工廠建立起來了，一些礦山開設起來了，煤炭和石油的採掘擴充了。農奴制廢除後的二十年中，建成了一萬九千公里以上的鐵路。一些新的大工業中心出現了。在烏克蘭，興起了頓涅茨煤炭和冶金地區。在那裏，第一座高爐鼓風了。出產石油的巴庫城成長起來了，很快就成了高加索的巨大工人中心。國內的布疋產量在二十年中增加了兩倍。

隨着工業生產的成長和發展，無產階級也日益成長和發展起來。到上世紀末，僅在俄國各大工廠中，在採礦業中和鐵路上工作的工人，就將近二百八十八萬人。

這已經是俄國的現代工業無產階級。無論就其集中於巨大資本主義企業而言，或是就其戰鬥革命品質而言，它根本與農奴制時期的工廠工人、小手工業工人以及任何其他工業工人不同。

大部分工業無產階級集中在有五百人以上的大工廠中。生產的集中，對於組織和團結我國工人階級的隊伍，發展階級同情心，提高無產階級的政治覺悟，都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國內有數千工人在其中工作的工廠已有好幾個。這些工廠曾經是強大的無產階級堡壘，在反對沙皇制度和資本主義的革命鬥爭中起過巨大的作用。

例如，在彼得堡的普梯洛夫機車製造和大砲廠（現在叫做基洛夫工廠）中，到二十世紀初時，已有一萬二千名工人。他們大多數是血統的老普梯洛夫人，他們的父親和兒子都在這個工廠裏做工，當鉗工、車工或者壓延工。

**工人的艰苦命運** 除了血統工人外，許多工廠中還有新工人，他們是農民出身的。破了產的農民為了尋找“更好的生活”，來到了城市，來到了工廠。他們帶了各種各樣的禮物來討好工頭，否則就沒有工做。

青年農民長期漂泊；當他最後還是不能進喧鬧的車間去做長期等待的粗重工作時，他就獻出自己的禮物，好幾星期去向工頭求情。他們力求比上工廠裏的青年，經過了幾年的工作以後，就變成了真正的無產者。“粗野的”青年農民習慣於工廠的秩序了，變得更加有知識了。他常常是在工廠裏學習讀書寫字。他知道了許多事情，開始懂得並重視城市生活了。他已經會給工頭以反擊。他在同志們的利益當中看到了自己的利益，於是投入了工人們反對罰款、爭取增加工資、爭取改善勞動條件的共同鬥爭。

來到城市找工作的青年所經歷的道路，是異常艰苦的。成千上萬的男女青年由於飢餓、疾病和过度的勞動而死亡。工頭、工程師、老闆給他們侮辱，却沒有任何人來幫他們說話。一切法律都是袒護老闆的。工人有怨言，就被趕出工廠。必須忍受一切虐待、一切侮辱，否則就要失掉這個可憐的工作。工人們這樣說自己：“有苦無處訴。”

在學徒們工作着的作坊和工作間裏，學徒們挨打受罵，簡直是家常便飯。契訶夫寫的“万卡”這篇小說是讀者所熟知的，万卡從城裏寫信給鄉下的爺爺，那些話是令人感動的：

“昨天晚上我挨了一頓打。東家揪着我的頭髮，把我拖到院子裏，拿鞋匠的工具揍了我一通，因為我在搖那個裝着他們的小崽子的搖籃的時候，不幸我自己睡着了。在這個星期裏，我的老闆娘叫我收拾一條青魚，我從尾巴上弄起，於是她撈起那條青魚，拿魚頭直戳到我的臉上來。師傅們要弄我，打發我上酒店去打酒，叫我偷東家的黃瓜，東家就拿隨手撈到的東西打我。我簡直是什麼吃的也沒有。早上吃麵包，午飯是稀粥，晚上又吃麵包。至於茶啦，酸菜湯啦，只有東家自己才大喝而特喝。他們叫我睡在門廊上，他們的小崽子一哭，我就別想睡覺，只好搖那個搖籃。親愛的爺爺，看在上帝的面上，帶我離開這兒，接我回家去，回鄉下去吧，我再也受不住了…… 我給您叩頭了，我会永遠為您向上帝禱告，帶我離開這兒，要不然我就要死了……”

要花很久的時間才能學到專門技能。後來的著名鑄工波加却夫少年時就進了“古斯達夫-李斯特”工廠（現在是莫斯科“鬥士”工廠）。他在那裏受盡了痛苦和艰辛。他回憶當時的情形，說：“最關心的事情是大清早去給工頭抓起重機；工廠裏一共只有四部起重機，誰要是在早上搶不到一部，就整天沒有活幹。”

資本主義是在血和汗當中成長起來的，是在工人階級（他們受壓迫、沒有權利）的痛苦當中成長起來的。騎在工人頭上的，除了工頭、監工和廠主之外，還有保護沙皇和資本家的一大羣